

## 心中的太阳

■黄晓莉

周末,无意中点进去一个综艺节目,黄子的爸爸黄金中唱了一首歌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,熟悉的旋律让我想到我的爸爸,他也很喜欢这首歌,经常唱给我听,唱得非常好,可以说,水平不输歌唱家。我带爸爸和我的朋友们去唱KTV,太有面子了。我得承认,我的歌唱基因遗传不到爸爸的十分之一,如果不是为了培养我,爸爸或许也能成为一名歌唱家,他有那么多优秀的天赋。

我去过爸爸的单位,看过爸爸之前工作的资料档案,他22岁就担任部门副班长。单位给他的评价是“注意政治、业务技术学习,工作积极,干劲大”。单位推荐他去评先评优,写了很多赞美之词,我为有这样的一位爸爸感到十分自豪和骄傲。他从来不告诉我他过去那么厉害。我在爸爸的光环照耀下慢慢长大。

小时候,家族聚会,长辈们总喜欢找各种借口教育晚辈,显示自己的权威,哪怕你吃个饭拿个碗,他们也要各种纠正你的姿势。不管在爸爸的亲戚家还是在妈妈的亲戚家,无论别人说我什么,爸爸都会站出来维护我:“阿莉这样没有错。”然后,会有年纪更大的长辈说爸爸这样教育我是不对的,别人怪他,他倒是不一定会反驳。这

个事情,一直到现在,对我的影响都很大。我不会内耗,无论谁否定我,我的内心都是坚定的,或许我偶尔会短暂自我怀疑一下,但是很快会恢复清醒,错了,会改,但是没错,我也不愿意背锅。别人的肯定,对我来说,有很好,没有也罢,只是生活的调味品而已。有个朋友说,她很在意别人的肯定。她说很羡慕我,我好像没那么在意外界。我听了,又开心又难过又自豪又骄傲。因为我知道,我的身后,有人坚定地站着,他相信我。世间的刀枪棍剑,在父爱的盾牌面前,不堪一击;世间的阴谋诡计,在父爱的阳光下,无所遁形。

爸爸走了九年,我不太敢想他,因为一动笔,我就会控制不住情绪。每次回家看妈妈,在楼下按门铃的时候,我都仿佛看见,爸爸还会笑着出来给我开门,对我说:“狗儿(在闽南这里是指类似宝儿之类的昵称),我开,你等一下。”然后他匆匆忙忙下来,真的是冲下来的。后来,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,但他还是急急地去按门铃开关。每次回家,我都能感觉到爸爸是那么期待我回去,他只要看我一眼都觉得心满意足。可是,现在回家,我看不到给我开门的爸爸,只能找个地方先缓一会儿,整理好情绪,再上去。

年轻时,总觉得爸爸妈妈管得严厉(我上班后,才被允许晚上和朋友聚

会,家里门禁晚上9点),当时好想离开这个家,奔向外面的世界。长大了才知道,世界上的多数人只把你当工具人,只关心你活干没干完,至于你好不好、累不累、痛不痛,只有爸爸妈妈会在乎。爸爸打电话总是“多件套”:“在骑车吗?在开车吗?回家了吗?说话方便吗?吃了吗?吃了什么?今天过得开心吗?怎么感觉你好像感冒了?”以前,我只顾着傻傻地忙外面的事情,应付着爸爸的“多件套”,我以为爸爸是不会老的,他那么爱我,他是不会离开我的,直到爸爸的电话“多件套”只剩下录音,我却想听不敢听了。听过陈洁仪的《天冷就回来》吗?我现在受伤,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了,因为我不可以让妈妈一个人为我担心。现在,我找不到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人了;现在,我承担起这个小家的重任,从此报喜不报忧。

今天特别想念爸爸,手机里放着《萱草花》。萱草花在中国文化中是母亲之花,在我看来,也是父亲之花,古时候,孩子在远行时,母亲会在家种植萱草,以减少对儿女的思念,我在读大学的时候,爸爸经常去学校看我,以减少对我的思念。孟郊的《游子》这样说:“萱草生堂阶,游子行天涯。慈亲倚堂门,不见萱草花。”爸爸,我是你的萱草花,你的牵挂;你是我坚定的力量,温暖的太阳!

## 湃果湃茶

■吴梅芳

我第一次读《红楼梦》时才十几岁,读到第三十一回晴雯与宝玉说话时,晴雯提到“才刚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,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,叫他们打发你吃”。当时我不懂“湃”字为何意,便查字典,原来“湃”的意思是用冰镇,或者用冷水浸,使东西变凉。我这才懂了,在没有冰箱的时代,古人夏天把果子浸在冷水中,再吃便可解暑。

第六十四回,宝玉正与袭人说话,“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内新湃的茶来。因宝玉素昔禀赋柔脆,虽暑月不敢用冰,只以新汲井水将茶连壶浸在盆内,不时更换,取其凉意而已”。

之后,读到汪曾祺的散文《夏天》,其中写道: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喀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我心想,这不就是“湃西瓜”吗?被一身烟火气的汪曾祺写得这样传神。

这下,我有样学样,学会了“湃果湃茶”。夏天,父母哥姐在田里劳动,在家负责做饭的我,把摘下来的桃、梨浸在刚打回来的井水中,待凉了送到田畈让他们吃,他们都说冰冰凉凉好吃得很。新泡的茶,连茶缸一起浸在凉水中,换几次水,茶就像冰镇了一样,全家劳动之后饮用,十分解暑,不亦快哉!

刚结婚那几年,买不起冰箱,炎夏把西瓜买回来,放在池子里,扭开水龙头,放满水,浸一两个小时再吃。一刀切下去,西瓜猛地炸开,鲜红的瓜瓢露出来,咬一口,又甜又凉,一次可吃两三块,直到撑饱肚子。

后来,条件好转,有了冰箱,不仅把果子和水放到冰箱里冷冻,而且还用糖水做冰棍吃,大快朵颐。没吃完的剩饭剩菜,也放冰箱保存。暑天一刻也离不开冰箱了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如今,年岁渐长,体质变弱,即便是夏天,冰冻的东西也不宜吃。买回来的果子,我不再放在冰箱里,而是用凉水浸泡一会儿再吃,重回“湃果”的岁月。

## 西瓜片片甜一夏

■陈德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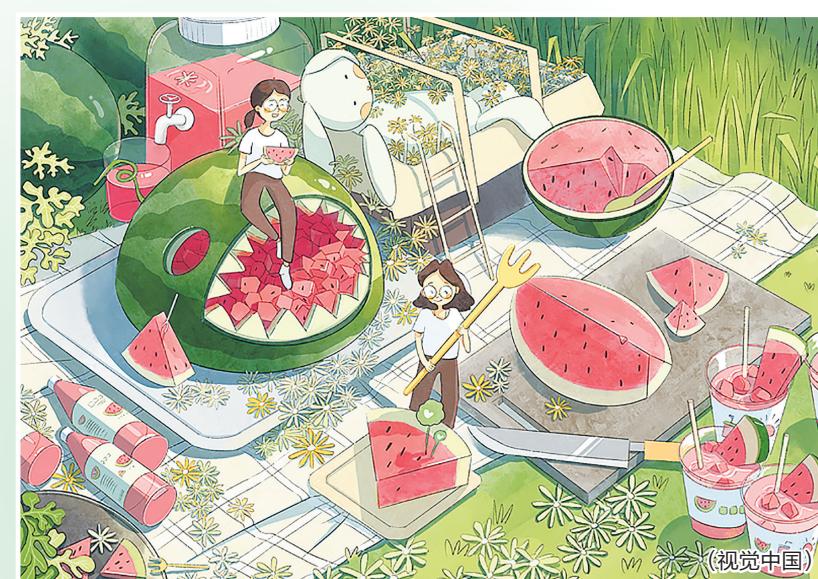
西瓜刀手起刀落,偌大的西瓜被大卸八块,大小瓜片随即四分五裂。人人伸手抢瓜夺食,将瓜瓢从左一路啃到右,又从右一路啃到左,直到剩下可怜的一层瓜皮,再伸手开抢下一片,直到饱嗝声响起……这一幕拼抢吃瓜的场景,应该是闽南山乡娃最为酣畅淋漓的甜蜜往事之一。

吃西瓜,似乎讲究一个拼字,这样才会香,才更诱人。拼瓜的经典镜头有很多。就比如说,美术剪纸片《猪八戒吃西瓜》,以及1986年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里头,猪八戒偷瓜的狼狈模样、喜剧场景,相信早已成为“70后”“80后”烙在脑海里的集体记忆。

关于抢瓜,在闽南山乡一带,还流传着一句“西瓜偎大边”的俗语。原话是说,一群人抢瓜片,大片一点的,总会被先行挑走。表面说瓜,意指游戏规则,讲那些精明者选战队,总能够站到实力强的那一边。

事实上,西瓜本身也算是一种相当拼的水果。从原产地非洲热带地区出发,途经古代西域,赢得“西瓜”这一名号开始,西瓜一路打拼,又是忙着落籽见秧,又是忙着扬蕊孕实,不断将藤蔓伸向四面八方、大江南北,把一个又一个省份纳入阴凉的版图。

西瓜“修成正果”的期限也是比较长的。别看那一条条细瘦的藤蔓,弱不禁风的样子,一旦结瓜了,却要捧出硕大浑圆的块头来,并且可以从夏末至开始,一个接一个地结果,直到秋已尽。



西瓜片片甜一夏。西瓜们总是在热乎乎的时段,很合时宜地献出纹理蓬松的瓜瓢,用鲜甜饱胀的汁水滋润着人们的味蕾。在浮躁的日子里,在热浪袭人的境遇中,倘若有三五片西瓜闪亮出现,拼杀过来救场,带来的必定是一份人间值得的江湖快意。也难怪,南宋爱国英雄文天祥尝瓜后,留下“下咽顿除烟火气,入齿便作冰雪声”的吃瓜名句。

在闽南山乡人的吃瓜记忆中,买回或者摘回的西瓜,并不着急剖开。而是要拎出菜篮子,篮提柄上系条绳索,将西瓜置入篮中,再放绳入井,让清凌凌的古井水浸润整个瓜身。待西瓜在古井中“修炼”有些时辰,蓄足了

凉气,再提绳取瓜,剖瓜为片,和着屋外那大松树上清脆的蝉声,举家拼食干净,再美美地谈些瓜里瓜外的大小事,直到月明星稀。

现在,作为餐点水果,西瓜的出镜率可谓是相当高的。无论是在小餐厅,还是到大餐馆;无论是闲时雅集,还是工作会餐,往往都会切出一盘盘的西瓜片来。上水果拼盘,特别是用西瓜片那一抹红来点明开场,或者暗示收尾,已经渐渐成为餐桌上约定俗成的暗语。吃了瓜后,要么喧闹开桌,要么寂静离场。不能不说,吃西瓜片已经富有了仪式感。



投稿邮箱:dnzbfg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